

校友通讯

SFLS ER

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专辑



谢谢你，
为武汉拼过命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主题书画展作品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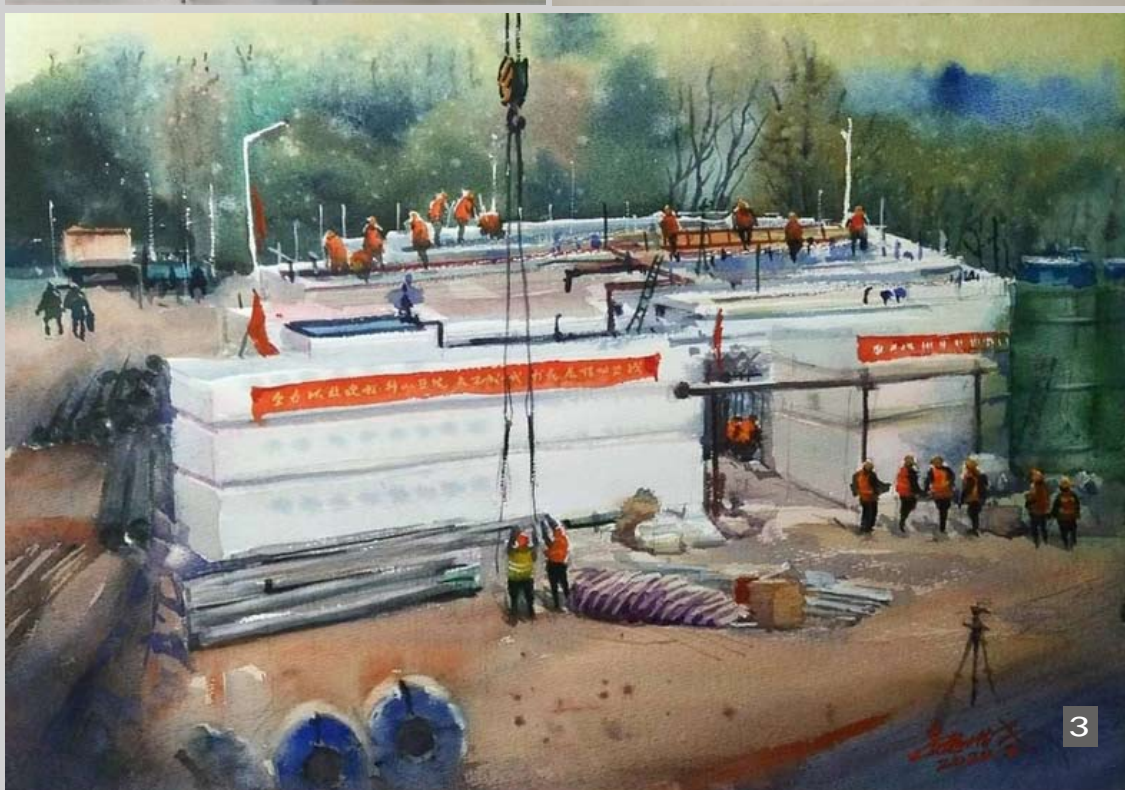


图1 《责任与使命》作者：刘步月
图3 《决战火神山》作者：魏世民

图2 《等你凯旋归》作者：夏勤（阜宁县文化馆）
（以上作品摘自网络）

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

在我国防止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世界疫情仍呈多点爆发、扩散蔓延之势的时刻，《校友通讯》“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专辑”出刊了。

翻开这一篇篇文稿，海内外广大校友与全国人民包括广大海外华人一道，共同投入这场抗疫总体战、阻击战的场景，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1月23日武汉封城的当夜，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上外附中校友会纽约分会，发起了支援武汉的募捐倡议，随即得到海内外广大校友和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在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募集到了捐款90多万元人民币，先后向武汉、安徽、江浙沪医院直接捐赠了六批急需的防疫物资。

——在日本开办企业的校友们，为筹集国内急需的医疗防护用品，发动公司所有员工，一家一家商店、一家一家企业地寻购，连夜将采购到的各种防护用品打包托运国内。

——任职知名跨国大企业高管的校友，最早向中国伸出援手，在第一时间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了善款，捐赠医用口罩、手套和总价值超过1250万元的药品。

——在非洲科特迪瓦的校友，帮助意大利从中国进口口罩，还应华人妈妈的要求，推荐日常消毒用品和非处方常备药，受到了各方的赞许和好评。

——在驰援武汉最美逆行者队伍中，还有我们的一位女校友，她是澎湃新闻前方报道组的一名记者，面对严峻冷酷的疫情，她克服了恐惧、焦虑、茫然无措的情绪，果敢无畏地以笔作武器，投入了在武汉报道疫情的战斗。

——有的校友建立了关注上海、中国和世界疫情的微信群，并组建包括物资采购、运输通关、法务咨询、信息处理等部门的临时志愿者团队，以协调各类民间援助行动。

——针对国外一些对我国抗疫的无端指责，我们在旧金山的校友及时制作了英文的议论性Meho china Podcast，以正视听，并将继续讲好中国故事，以在化解中美矛盾中起到积极作用……

——有的校友的公司是上海第一批全面复工的企业，他们积极尝试帮助商家利用互联网平台免费上线小程序外卖，公司没因疫情减薪和裁减员工。

……

在这场全人类与新冠病毒殊死搏斗的战争中，在这场全中国人民包括广大海外华人与新冠病毒殊死搏斗的人民战争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上外附中广大校友们在世界各地英勇战斗的身影。

他们自进入上外附中，就一直受到“服务祖国发展、服务人类进步”的宗旨教育。他们急国家之所急，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们为有众多这样的校友感到骄傲、自豪、光荣和欣慰，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让我们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共同迎接战胜疫情之后光辉灿烂的明天！

《校友通讯》编委会
撰稿：王海华

校友通讯

xiao you tong xun



2020年第1期

总第8期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主办单位：

上海外国语学校校友会

编委会

主任：崔振嘉

副主任：郑坚敏 赵丙申

编委：朱榄叶 陆忠前 张弘

沈忱 王文嘉

主编：薛万奉

副主编：穆兆左

执编：张康美

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一路295号

邮编：200083

电话：13621801930（赵老师）

13321851917（穆老师）

邮箱：sflsaa@126.com

MULU 目录

卷首语

JUAN SHOU YU

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1

校友风采

XIAO YOU FENG CAI

后疫情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3

情系桑梓 心怀故土 万众一心 砥砺前行····· 4

全球危机之下，以责任撑起一己之天地····· 6

不一样的春天····· 8

天涯若比邻，四海齐出力····· 10

一起走过的2020····· 12

我在武汉报导疫情····· 14

隔海相望，风月同天····· 16

在美国的抗疫经历····· 19

心怀祖国，放眼天下····· 22

新冠疫情志愿者经历中的学习与思考····· 25

看不见红玉兰的春天····· 28

从公共卫生学生的视角聊一聊····· 35

巴黎隔离二三事····· 36

疫情下的百态英伦····· 37

大疫杂记····· 38

谢谢你，为武汉拼过命·····封面

致敬，湖北白衣天使·····封底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主题书画展作品选登····· 封2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主题书画展作品选登····· 封3

刘 畅

上外附中07届校友，旧金山校友分会召集人，
现就职于科技金融公司Adyen。



短短两个月时间，新冠疫情的风暴中心从国内转移到了欧美。在这期间，和很多海外华人一样，身处海外的附中校友也经历了不平凡的一段心路历程。

春节期间，海外校友会的几位同学自发地组织起了面向全体校友的捐款，用以购买援助国内一线医护人员的口罩和防护服等宝贵物资。大家无论捐款多少，都尽了自己作为附中校友、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心意，尽管远在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各个角落，但永远心系着祖国这个大家庭，也始终不忘“服务祖国发展，服务人类进步”的那份初心。

当国内的疫情逐渐好转，我所身处的美国却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由于联邦政府的“傲慢与偏见”，病毒迅速从西雅图和纽约几个热点蔓延遍了全美五十州和各大重要城市。更因为是大选之年，特朗普的白宫尽其所能地把失控的局面甩锅给中国，主流媒体也被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所左右。一时间，“反华”不仅成了民主共和两党仅有的政治共识，也成了美国大众因为多年来贫富差距加大、制造业就业掏空等社会经济问题所积压的怨怒的出气筒。

面对这些无端指责，国内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校友崔天凯大使积极地与美国政府斡旋，并与主流媒体与智库理性交流、据理力争，完美地树立了不卑不亢的

外交形象，为中国正名。我在深感自豪和深受鼓舞之余，也尽自己所能针对媒体上看到的一些偏见和谬论，制作了两期英文的议论性的Meho China Podcast，希望能以微薄之力影响身边人的看法。

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包括基辛格博士、《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和《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等全球的意见领袖们纷纷发声，展望疫情对全球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中美双边集中在“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和5G技术等方面的摩擦，以及由此展开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普遍的共识是中美之间因为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不同所带来的冲突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

但我认为这也正是时代给予我辈的机会，更是赋予我们附中人体现“服务祖国发展，服务人类进步”之价值观的使命。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明明应该是与全人类共同进步方向一致的愿景，怎么会被西方政客和媒体曲解和煽动成了互相冲突的理念？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中明明有很多闪光的价值观是和现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不谋而合的，外界的舆论为什么偏偏只片面强调甚至妖魔化两者的不同点？在后疫情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将会对化解中美矛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的软实力也将会是弥合东西方文明间冲突的重要因素。

后疫情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情系桑梓 心怀故土 万众一心 砥砺前行

——记上外附中海外校友会筹捐物资驰援抗疫一线

上外附中学生发展中心

学记团 高一（1）班 陈夏忆

高二（2）班 张哲浩

今年的春节注定不平凡。本该喜气洋洋的大街小巷如今空无一人，本该人声鼎沸的商场饭馆如今门可罗雀。家家户户紧闭的大门旁飘动的对联与“福”字是所有中国家庭对庚子年唯一的迎接形式。在这个时刻，“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代替了一切的新年祝福，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祈盼与信念。与此同时，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祖国的大洋彼岸不分昼夜地关注着每一条最新消息，渴望能用尽所有力量去帮助正面临困难的同胞们。2020年1月23日深夜，上外附中2008届毕业生陆思奇、吴海超和校友会理事、2005届的王文嘉以及一众在海外的附中校友发起了支援武汉的募集捐款倡议。截至2月中旬的两轮捐款总额共计人民币90余万元，用于向武汉、安徽以及江浙沪地区的医院前后捐赠了共六批物资，由当地医院医生直接收货。

身处异地 心系祖国

国内发生这么重大的疫情而自己却身处异地，这对任何一个在海外工作学习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理打击和漫长的煎熬。“每一个人都很难受，白天有工作晚上熬夜刷微博的新闻，不想错过每一条最新消息。只能远程关注着国内的情况，真的感到挺崩溃的。”怀着对祖国深深的担忧和牵挂，08届校友吴海超和陆思奇偶然谈起可能有渠道可以联系到一些物资，或许可以和同在美国纽约的校

友们小范围地筹集捐款用于捐赠物资。一开始筹款只是针对纽约分会的校友们，渐渐大家的热情将消息从纽约扩大到了北美地区再到国内外的校友与在校师生，甚至很多非上外附中校友的捐赠者也纷纷慷慨解囊、提供帮助。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热烈的反响是完全意料之外的，谈到为什么会选择通过学校校友会的平台发起募捐，陆思奇表示“其实也没有刻意地去思考需要怎样的一个平台。而是大家平常就有定期见面、聚会之类的活动，同学们在校相互陪伴七年的感情很深，现在也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听说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人提出质疑而是都不停询问还需要怎么帮助，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关头能做一点点事都会感到很开心。”

积少成多 责任重大

随着募捐范围步步扩大，原本设定仅有的几个收款账户已经有点“供不应求”了。而每天捐款人数和金额的迅速激增也让第一次做集体募捐的他们感到有点手忙脚乱。抱着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绝不辜负大家信任的决心，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捐款程序变得井井有条。捐款设有人民币和美金两种货币通道，每一个捐赠人和所捐赠金额数也都被一一记录在列。“我们之前没有做这个事的经历，本来也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参与，最终收到的总金额也是之前不敢想象的。看着数字每天都在上涨，我们其实也

有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怕做不好辜负了大家一片好心。后来我们明确分工，也有专门记账的同学们一起每天晚上统计整理，做着做着到后面也就顺手了很多。”

众人之力 战无不胜

运输物资无疑是最艰巨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回忆起将第一批物资运往湖北的经历，吴海超将其形容为“谍战大片”。由于货物需要从中缅边境过海关重新运回境内，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新的问题。他们与云南的友人每天轮流前往了解物流情况并随时等候对接——人在美国却用电话“远程操控”国内的一切，仿佛置身一场机密性极高的间谍作战，切身体会到这样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同时为了与医院直接对接，托人询问之余他们也上网查找已公布的医生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也得到了一线医生们对于物资是否可用有效的指导帮助。“美国这边凌晨了我们都还是醒着的，不停地看手机确认物流有没有更新。那几天真的是惊心动魄，每天都会传来新的消息。交通状况、不同省区新调整的限制规定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能确保物资安全送到。”终于，第一批物资（37600个N95型号口罩）于1月26日从云南瑞丽出发，途经云南昆明、湖南长沙，一路转换陆运、空运，最终于1月31日

成功运输到湖北武汉的医院，由医生们直接签收。由于湖北通行限制的原因，后续的5批物资（防护服、护目镜等）都陆续送至江浙沪皖地区的医院，也由医生直接签收。

第一批物资需从云南瑞丽运往湖北

目前，附中校友们为疫情的筹款和捐赠已经全部圆满完成。正如被采访的校友陆思奇、吴海超所说的那样，最初并没有想过最后到底能够凑出多少、捐出多少，想的只是为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当一切都结束后再回过头去看，从筹集资金到采购物资再到最后成功运输至医院，这整个过程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具有戏剧性，也富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染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每一通焦急的电话，每一笔饱含希望与热情的善款，点点滴滴都汇聚成一个词：骄傲。无论身在何方，祖国永远是内心最深处的牵挂；无论身居何地，只要身旁有团结一心的同学，再困难的目标也能齐心达到。同时也向所有虽然不是附中校友，但也毅然共同参与捐款、提供帮助的每一位朋友致谢！最后祝愿祖国早日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全球危机之下，以责任撑起一己之天地



王 磊

上外附中1990届校友，现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江苏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无锡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资深副会长、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等。

2019年底，新冠疫情之火引燃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开年。经历了史诗般的抗疫历程，我们看到了全国多地新增病例的清零，看到了各行各业的负重前行。

作为有志于“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社会共成长的企业公民，阿斯利康也在竭尽所能地帮助海内外的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用高效的复工复产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早在两个多月前，阿斯利康中国就已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逐步恢复在华业务，是业内率先复工复产的企业，武汉解封当日，中国管理层团队也在第一时间亲往武汉，向当地员工带去问候，也为当地复工复产鼓劲加油。恢复药品生产供应，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社会责任。当各行各业都面临复工难题之时，和疫情“抢时间”固然意味着远多于平日所需的资源投入和试错成本，然而为了医生患者有药可用，为了员工和行业的信心，这一切都值得。

我始终认为，阿斯利康进入中国27年来所赢得的社会信任，不仅来自于远大的商业理想，更来自于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心系社会的情怀和行动。我们深知医药即民生，药品不

是任何其他商品，而是医生济世救人的利器、患者生命健康的保障。

事实上，自国内疫情发生以来，阿斯利康也是最早响应支援的跨国药企，第一时间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善款，协调全球资源向武汉和全国省市及县乡捐赠医用口罩、医用手套和总价值超过1250万的药品，也为员工分发了多批防疫物资并启动了各类关怀项目和防疫指导。为了助力疫情防控，阿斯利康也同中国政府和中科院等机构合作，开展针对能够识别、结合中和和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的相关研发项目。

而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我们也迅速意识到，在全世界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之时，跨国企业应当成为连接海内外的“桥梁”。为此，我们响应世卫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倡议，向全球医护人员捐赠了900万只医用口罩，并组织了多场跨国网络直播学术会议，促成中外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共同交流一线抗疫经验。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我们不由得更加深刻地思考命运共同体和地球公民的内涵，我们无从知晓这场全球危机的坚冰将在何时消融，能做的只有尽己所能去传递和创造温暖。

与此同时，正如丘吉尔所言，

“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作为企业经理人，这场危机让我不由得思考，当全行业、全社会按下“重启键”时，我们是否还在原地踏步？

作为附中校友，我也想对所有即将重回久违校园的附中人说：与时俱进，去发现、去把握危机蕴含的新机遇，这是不论企业人还是在校学子都应具有的品质。譬如，无人接触服务、工业互联网、电商零售业务的勃兴让我们看到，疫情正在加速“互联网+”的行业渗透，阿斯利康也在寻求以数字化技术和商业逻辑去服务医生

和患者。具备前瞻性的思考，于危机的危变之中看到机遇、加速起跑是我对你们的期待。

最后，愿此刻的你们正为明天而努力耕耘，身处危机也能在起落之间把握属于你们的天地。



不一样的春天



赵佳

上外附中1999届一班校友，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INSEAD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普华永道、摩根大通等专业机构。

今天，是2020年4月23日，原本应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四，可是一场全球新冠大流行改变了我的生活坐标。

板凳球员的加时赛

我从去年10月在位于英国剑桥的公司总部开始为期半年的短期外派工作，原定于四月初回国。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我奔忙于英国的药店都找不到口罩。询问同事，回答是英国药房从来不卖口罩，流感季节主要靠疫苗。当时我还和同事就口罩开过几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不曾想到只是两个月之后，一切便不再是玩笑。

三月中下旬新冠被正式界定为全球流行病，公司先开始实行在家办公，不久之后英国政府通过2020新冠法案，全国进入lock-down状态，学校商场饭店全部关闭。回国机票从开始的一票难求到无票可求。四月，由于国内输入疫情风险陡增，航空管制政策越来越紧，回国之路更是难上加难。我不得不开始申请签证延期，与人事部续签工作合同，与中介协调延长租房水电网络使用。一边需要继续工作，一边要关注机票变化，还要安排好一日三餐并且安抚国内的家人，一时间确实有点忙乱。

网络上有个段子，说如果新冠是场篮球赛，中国人打上半场，外国人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满全场。我跟朋友说笑，那我一定是那个本来坐板凳的替补，不仅莫名打了全场还可能需要撑过加时赛。

这么远，那么近

伴随在家办公而来的是无数视频会议。其实我平日开会不太喜欢开摄像头，觉得好麻烦，这次倒是有点不同。说起来也觉得有点好笑，不过我发现开会打开视频很大的意义是可以强迫自己保持最佳状态。但凡有重要的开会，我会洗好头，换好衣服，配好首饰，重新戴起隐形眼镜，甚至画好妆，感觉又找回了office lady的犀利感。

除了正规的工作视频会议，同事们也约着每周两次做个小群视频闲聊。对于一个人住在剑桥公寓里的我来说，不仅可以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感觉与同事的距离更近了：一起交流下去超市购物的感受，调侃下某人家装修配色的独特眼光，围观下同事家的小朋友或者宠物，还一起为六月准备结婚现在突然一切都不确定的准新娘乱出主意。

想起二十年前在美国做交换生的时候，爸妈给我打电话是看着表掐着秒，因为当时越洋长途真的是天价。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和国内还有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随时保持联络，聊天想说多久说多久，的确是科技改变生活啊！

平淡，原来不简单

一个同事的舅舅因为新冠去世了，遗憾的是子女都在国外，由于航空管制和安全考虑，于是，参加葬礼送别至亲竟然成为了一个奢侈的愿望。

一个同事家里的洗衣机突然坏了，可是当地的电器修理商暂停上门服务，于是，不用人力洗衣服一时成为了一个难以满足的要求。

一个同事既想去跑步又想陪女儿骑自行车，但是政府要求一天外出活动只能有一次，于是，在一天同时做两项室外运动也成为了一件不能完成的任务。

而我，一个月间经历了不下五次的航班取消，至今仍然滞留在英国，于是，回家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然，大家都在坚持以不同的方式尽量减少疫情对生活品质的影响。比如不少英国人喜欢园艺，听说园艺用品、绿植和花种最近非常紧俏，很多人更加努力地精心护理自己的小花园，趁大好春光播种希望。

原来，能够平静如常的生活，在当下便是一种幸福。

每周四的欢呼声

从疫情爆发开始，每周四晚上八点，全英国的人都会打开门窗或者站到室外，以拍手欢呼的方式向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为他们加油

鼓劲。

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刚刚又收到了一个航班取消的通知，也许整个五月都没有办法顺利飞回家了。失落自然是难免的，还有无法与家人团聚、无法回家陪伴孩子的内疚之情；但如果问我害怕与否，其实我还蛮平静的：屋里囤着很多家人朋友给我寄来的口罩，超市供应也已经基本正常，没有想买却买不到的情况。丰衣足食，身体健康，相信这个时候，比我情况差的一定大有人在。

站在阳台上，我与整个街区一起欢呼拍手，也许不仅仅是给医务人员打气，需要鼓励的还有我们每一个面对疫情的普通人，我们尽力保持着最佳状态迎接各种从未遇到过的挑战。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春天，人们大多在远程办公，公园绿地空空荡荡，商场饭店悉数关门。

这又是一个很平常的春天，白天开始变得很长，嫩绿的树叶爬上了树梢，各色鲜花盛开。

这个春天仍然是美的，因为我们从未放弃努力与希望。



天涯若比邻，四海齐出力

张弩兮

上外附中2004届英语班校友，霜静兮公关联合创始人，先后定居法国、科特迪瓦。

国内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和众多海外华人华侨一样，我在西非科特迪瓦阿比让的家中对国内尤其是武汉的情况揪心不已，这里物资有限，也做不了什么，只能给我认为靠谱的渠道捐款采购物资援驰疫区，聊表心意。欣慰的是，家乡上海迅速开展了全面的防疫工作，有力控制了疫情的扩大，而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往家人群里转发科普和辟谣文章，提醒家人务必注重防范。

转眼近两个月过去，国内从最开始的全国爆发到大体稳定，历经艰辛。期间海外也陆续有了不少病例，猝不及防，欧洲一晃成了世界疫情中

心，尤其看到意大利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非常担心公公意大利老家的老人们。意大利的老龄化程度很高，公公老家位于意大利中部Abruzzo大区的一个山坡上的小村庄，人口近千，每次去度假，小村里好多房子门口都会有老人安详坐着，静静晒着太阳，互相打个招呼，问个好，有的还会招呼我们过去拉拉家常，热情而友善，这要是病毒传过去，该有多大风险呀！

丈夫和意大利老家亲朋通了电话之后，立即和我说：“村政府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请我们帮忙从中国采购口罩！”时差关系，第二天一起床，就开始到处询问国内口罩渠道，有幸



村长把有限的口罩，分出了300多个，第一时间送到了附近城市的大医院。



医生拿着口罩

获得上外附中校友会同学的引荐，找到一家资质可靠的口罩厂商，迅速联络下了订单，当时意大利物流情况不明朗，经过10天的辗转成功送达，收到包裹的好消息时，意大利友人也为新闻里提到的中国境内病例清零而高兴，我们也真心祝愿意大利早日稳定疫情。

令人感动的是，村长把有限的口罩，在保证村中高危人群的发放之后，分出了300多个，第一时间送到了附近城市的大医院，看着医生拿着口罩的照片，心里也暖暖的，全世界人民都一样，在保护好自己时，尽力帮助着身边最需要支持的人，在这样一个无情的病毒面前，助人就是助己！

意大利口罩物流探路成功之后，又给在法国的家人寄出了口罩，法国家人中有关药师、待产孕妇和年迈长辈，健康状况令人关切。

“战场”拉回到目前居住的科特迪瓦阿比让，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差，就拿最简单的洗手来说，干净水源都不是人人可以享有的高档品，而发达国家以几千几万计的装备齐全的ICU病房，这里更是寥寥无几；加之穷困人口比例高，一旦疫情爆发社会不稳定风险大；因此当地华人早早就采取了谨慎应对的姿态，加强防范，减少出门，储备物资，互相分享信息加油打气。

阿比让妈妈群的华人妈妈们为防

止物资短缺，希望给家人囤一些卫生药品，于是我在个人公众号“6点27分的朗读者”上，撰写了“我在法语区，新冠病毒自救囤什么药”一文，推荐了一些日常消毒用品、非处方常备药以防大家不时之需。得知科特迪瓦政府想要紧急采购一批呼吸机后，当地华人华侨和中国驻科使馆也迅速动员，多方打听问询，其中也得到了上外附中校友的引荐，多方提供了国内靠谱的供货渠道，供侨领汇总，提交给科特迪瓦政府高层考量。

目前，国内外疫情远未结束，但随着国际间交流合作的力度加大，以及各国政府逐步上马日趋严谨的防疫政策，疫情稳定的曙光可期。正如上外附中一直教导我们的，要有国际胸襟和全球视野；愿和世界各地的附中人一起，为各国战疫，出一份力！

一起走过的2020

丁琪馥

上外附中2003届德语3班校友，毕业于复旦大学本科、慕尼黑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独角兽企业食亨科技任副总裁。

那天收到崔振嘉会长的要求，记录一下疫情的前前后后，有一种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的无奈。疫情之下无幸者，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总会有意无意的问，最近你们应该特别好吧？铺天盖地的新闻里，都是O20暴涨的信息。好，也算是不错吧，毕竟身在风口O20行业；但其实也很难，我们的核心客户——餐饮行业们荣膺疫情最惨榜第二名，面临着资金链、线下复工难、客户信心恢复难的种种挑战。

迷一样的春节

除夕前夜，也就是23日凌晨从上海，飞去了西班牙，转机阿姆斯特丹打开手机的时候，扑面而来是国内各式各样突然的疫情急转直下武汉封城隔离的消息；

26、27日，一边是各种还在欧洲浪着的小伙伴们，发来信息说在计划要不要欧洲多待几天，乘着延长的家里蹲要求，正好可以再玩几天；另一边校友会里王文嘉学妹认认真真组织起了捐款捐物，卫哲师兄更是组织起物资直达了武汉的医院，世界校友的热情刷爆了当时所有的捐款码，只能打开红包功能，把微信账户里全部的现金拆成一个个红包的形式发给了王同学；

30日在马德里的晚上，突然开始收到外航停飞中国、朋友们回国航



笔者摄于2020年1月27日西班牙科尔多瓦

班纷纷被取消的讯息，和旅伴在酒店里，耐心等待着WTO对于中国是否疫区的消息，焦虑经济形势也焦虑是否回得了家。所幸最后发现买的法航航班恰巧是东航承运，才得以在2月2日安稳着回到了上海。

来的不能更早的复工

大年初五就被百威的小伙伴们凌晨五点炸起来Con-Call，以支持新年O20策略全新的加速调整，从一个小小的试点项目变成了Global Best Practice，目标指数级每日飙升，而

与之相匹配的是团队日日加班局的打开；

还在营业中的餐厅、药房、便利店，负责运营的同学似乎也早忘了什么是假期，星巴克团队每日兢兢业业在调整营业门店营业时间、捞王的外卖蹭蹭蹭涨了五倍、老盛昌紧急卖起了原本配到门店的速冻汤包、第一医药同方药业从爆单到政府要求下架防疫物资调整，感恩每一位在此期间无限努力的战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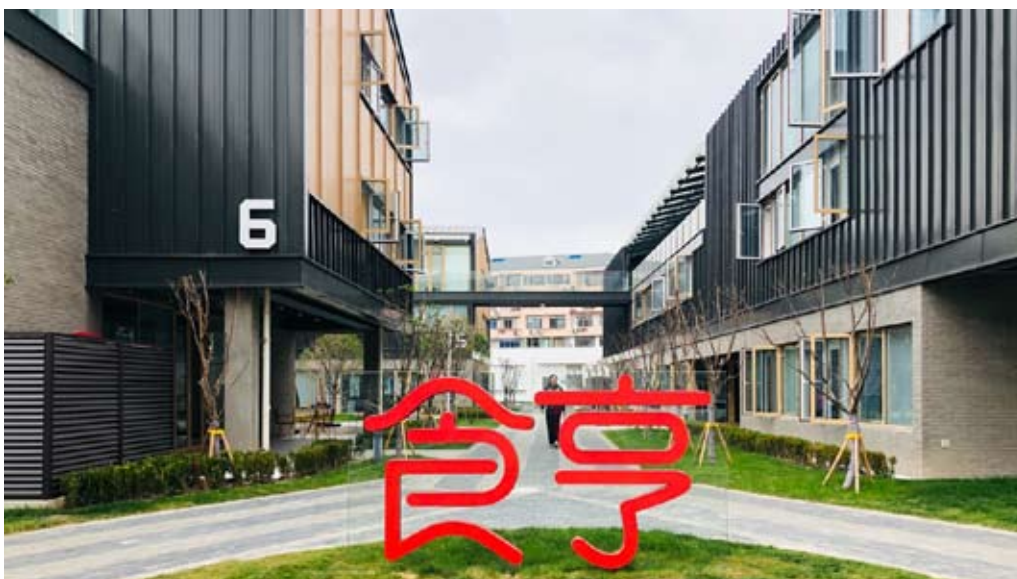
但似乎，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开始帮“最武汉”的周黑鸭华北华南工厂的产品寻找2B的销路；开始帮很多商家免费上线小程序外卖；开始把餐饮商家积压的库存卖进叮咚、苏宁小店；开始“如何做外卖”系列网络直播课程；开始给部分合作紧密的商家提供贷款；开始给各类商家减免运营服务费用共渡时艰；开始帮商家搭建零售化体系、建立电商渠道……

2月10日，我们成为了第一批上海全面复工的企业，在这个不能开空调的寒冬里，瑟瑟发抖着开启了可持续

加班之路。有时候大家忍不住开玩笑说，感觉每一天都在开一家新公司、做一件全新的事，只要看起来有助于餐饮商家的发展，我们都在尝试。

写到这里，虽隐约有种广告贴的意味，但也确实确实是走过的不易。至少到今天，作为一个创业尚未满三年的企业，我们从0走到了近八百号人，我们从疫情下走了过来，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个因为疫情的裁员与减薪的发生。

最后，就写一句广告给所有的校友吧：我们还在招人，欢迎有志于O2O行业、有创业精神的学弟学妹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我在武汉报道疫情

葛明宁

上外附中2012届校友。曾任财新传媒记者，现任澎湃新闻新闻人物组记者，代表作有《把万吨垃圾倒在长江口》，《“桑吉轮”大救援》等。

今年1月31日至4月1日，我作为澎湃新闻新闻前方报道组的成员在武汉工作。

当时武汉封城。火车在汉口火车站短暂停靠，事先和列车长打好招呼，特批我可以下车。我带了一大箱的塑料雨衣作为防护用品。武汉公共交通全停，要靠领导开车来接。偌大一个城市看不见一个人，满目萧瑟的感觉。

我还记得带队领导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过他前一天晚上的经历。他说，停车等着红灯，当时整条马路没别的车，只是担心被摄像头拍到。这时候，有个老奶奶拍打他的车窗，但又不在于说什么话。他觉得很恐怖。

“唯楚有才的前一句是什么？”他突然问。

后面我们去武汉的社区采访，和当地居民讨论邻居的死亡对他们造成的冲击；采访基层政府官员，聊辖区内的居民死亡；采访医生，聊病人的死亡。

李文亮医生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门口摆了十多个花篮。我们采访了附近的花店店主。从凌晨开始，她的网店有了祭奠用花的订单，要求百合与玫瑰花。

有的人开车经过，看见她的店门

口摆着花圈，也买一个说自己送去。而店主本人说，因为疫情影响自己亏损严重，完全没有收入——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忧愁。

面对死亡，最开始并不是伤感，而是恐惧、茫然无措和无边无际的焦虑。有的医生说，经历过这些事，回头来看，很惊讶自己竟然不是很怕死，也没有很大的情绪起伏。

他所在的一家二级医院，有的病人常来住院，进进出出的，和他很熟。在疫情中，这个病人还来不及插管，就在他的科室里猝然而逝。

我的报道一部分已经刊登出来，可以到澎湃新闻上找到。另一部分在整理中，希望发出。

我写得比较丧。因为，从过年之前到现在，我都没有休息，而一直在处理各种与未尽天年的死亡有关的新闻。除夕夜我在采访，我一边找医械企业问核酸试剂产量，一边看着一条一条的拜年微信进来。

到了4月中旬，我还在青浦区隔离点里写东西，写午夜插管，写武汉医院大厅里临时焊接的吊水架子。这种报道真令人丧气，一群人写，就一群人一起丧气。聚集性感染似的。

但我对我自己并非很不满意。虽然我一边写一边哭，一边写一边哭，

但这种状态下，我还能完成一个十几页的大活，难道不说明我逻辑和文本功力格外过硬？我的心理素质特别强悍？

事后看，我带去武汉的塑料雨衣没有什么用处。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很好的机场警察，他看到我到武汉的朋友圈，给我寄了一批二级防护用品。感谢警察先生。

感谢带队领导和同事给一个从来不哭这次哭得要命的小女记者格外的包容和照顾。

感谢上外附中在10年前为我打下

良好的各项功底。让我在泪眼朦胧之中，仍然是一个发挥稳定的英（雌）雄（娘们儿）。感谢母校让我见过世面，镇得住大场面，决定果断，抗打击能力非常强。作为一个上外附中的毕业生，我终于带着我的塑料雨衣到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我也没拐弯，我也没退缩。我冷静又给力，哗哗写东西，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笔者在花店前

隔海相望， 风月同天

——一个日本华商的战疫经历



朱倩倩

上外附中2004届校友，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就职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任美术编辑。于日本东京创立独立服装品牌及贸易公司，任社长。

一触即发

春节将至，日本商场为吸引中国游客大搞促销新年活动，没人预料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就在眼前。一月中旬，我出差到上海家里待了一周，一切尚如往常，带着对祖国美食的意犹未尽和新的一年已经敲定的工作计划飞回东京。

随着媒体相继报导中国武汉出现了一种感染性极强的新型病毒，日本的华人圈开始暗潮涌动。药妆店出现大批采购口罩的中国游客和代购，从开始的几盒一买变成整箱购买，而后演变成互相争抢甚至发生斗殴，一家家市中心知名药妆店被买空了店铺存货。多年从商的直觉告诉我，这次的反常预示着很严重的事态。口罩，这种市面上到处都有的生活用品，随着国内疫情加重，开始出现超越它本身市场价值的迹象。

不同于其它国家对于口罩的依赖性较低，日本素有口罩文化，这应是少有的把口罩当成纸巾一样常用的国家。一年里持续数月的花粉症患者，素颜不方便出门的女性，避免满员电车车厢内浑浊空气的学生和上班族，原因五花八门。作为口罩使用率最高的国家，随处可见随时可买，而由于盒装口罩分量轻，体积大，价格高于中国且大多从中国进口，因此并不是受游客或海淘客青睐的热门商品。

与过度紧张的在日华人相比，彼时日本普通百姓的轻敌心态更令人不安。

一月二十三日武汉封城当天，

我告知日本生意合作方防护的重要性及传染强度的可怕，基本没人听得进去。有人看到我戴着口罩眼镜和手套全副武装的样子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对我说：“朱桑，您太紧张了！不要担心，新闻说只是一个大号流感不是吗。这里很安全，多洗手就好了。”看看商业区和商场人山人海，也有相熟的店员在我劝说需要防护时对我表示：“没关系的，虽然来自中国的游客很多，接待时戴口罩无法展示笑容会被认为是不敬业，所以感谢您的好意，放心吧！”

那种急切向旁人发出警告却被当作危言耸听的无力感让人绝望。眼见通常的旅游高峰期即将到来，日本本土对冠状病毒恐怖之处的轻视和大意，我已无法想象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

与时间赛跑

一月下旬，以数十倍高价倒卖口罩的风潮在微信、电商平台越演越烈，身在国内的朋友们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担忧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安危。

此时，我面前有三条道路，必须迅速做出抉择：

和部分华商或者在日生活的国人一样，利用地理市场的便利和优势，借机大赚一笔高价卖往国内市场；

无视国内疫情的发展和变化，趁过年之际走往年的常规操作，和同行们竞争主营市场的订单，保障公司之后起码几个月的营业额和漂亮的业绩报表；

放下年初所有已定工作计划和这

笔“国难财”的机会，停下现有所有业务一个月，尽绵薄之力支援国内。

第一种做法会让我在短期内获得暴利，事实上不少人利用这个商机已经在几天内捞金百万人民币，只要去除共情力和基本做人底线，这会是最轻松的一个出路。第二种做法能让我在已经可预见的经济动荡下自保，在市场上的基本占有率和资金链循环上得到基础保障，是求稳的最佳选择。第三种做法可以让我在最快的时间里，争取赶在疫情完全爆发导致日本可能禁止民间对外输出防护用品和国际物流瘫痪积压之前，把救援物资运输到中国境内。

我不知道别人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时会如何选择，是不是会有所犹豫。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有过犹豫——诱人的利益，小半年的安稳，可能背负的误解，压力和关键时期事业的暂时停滞，我该何去何从？

有人需要我这么做吗？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可以做点什么？

在几个不眠之夜的纠结之后我选择了第三条路，其契机则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些记忆。药妆店最早挂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招牌和善意的减价，主动向中国捐献口罩的民间企业……凡此种种都让我感动，日本的商家都愿为我国灾情应援，我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去年年底，我在上海生病时，中年医生充满疲惫却没有丢掉专业态度的坚持，小护士带着温柔笑意的细心照顾，这些曾救我一命，我有什么理由不在关键时刻回报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我的朋友、同学、家人在国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可能受到威胁，我怎能置身事外？

决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知公司所有员工，从今往后一个月内暂停所有日常业务，屏蔽一切，全力



笔者于东京迪士尼

投入到口罩采购运输的义务工作中去——公司没有盈利，利润为负，输出量越多亏损越大，但请大家和我一起在最短时间内把东西发出去。

采购的难度超出了我的想象。由于大量订单导致供货商的备货量严重短缺，个人名义的订单不是被取消就是延期或者砍单，通过企业名义反复发出证明书和请求书才保住一部分。在国内原本几十元的口罩被炒到几百元的时候，这一切更难了。

量根本不够，怎么办？

靠双腿。

正值冬雨，外勤内勤全部出动，一家家地找。私人医院，药房，药妆店，杂货店，便利店……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一个市穿梭到另一个市。从早到晚，姑娘和汉子都是随身带上一瓶水就往外找一天，深夜回仓库继续统计整理，优先医护人员、警员和坚持在一线的工作者，其次是有老人、病人的家庭。百张小票的核

对，连夜打包搬运，每天的工作量高于十八小时。全身酸痛和包装材料划伤手指的痛感只有洗澡时才会发现。严重睡眠不足，却依旧像打了鸡血一番毫无感觉，只希望快点运出去，因为那是要救命的物资。

过程中也遇到了几件让人颇有感触的小事。老式药铺近八十岁的日本老奶奶在结账时看到我的中国名字后（因为限购，需要出示证件），用生硬的中文对我说“中国加油！”；便利店打工的同胞看到我结账时拿着口罩，提出“平分拿出去卖”的提议，被拒后给我的脸色和刁难令我愤怒；上班族在排队结账时误以为我是高价转卖，嘴里喃喃自语的谩骂和白眼让我委屈；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的救援让我看到希望；昔日同学的理解和鼓励给了我信心；少数人的不理解；一些被断了倒卖财路的商人对我的嘲讽……

五味杂陈。好的，坏的，我照单全收，这是最初作出决定时就该有的觉悟。当压力达到极限，负面情绪快到爆发边缘的时候，心中默念：没关系，只要能做到一点点，哪怕只救到一个人，这些都没关系。

未知的终点

3月3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三月十二日，日本邮政宣布停止民间运输邮包至中国的业务。三月中旬，中国邮政停止民间运输邮包至日本的业务。中日最主要的物流运输方式被截断了。

三月下旬，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禁止49个国家和地区公民入境，其中就包括中国所有省份。而后，扩展到了凡非日本国籍的常住居民也被禁止入境，包括永驻、日本人配偶、工作签证、管理经营签证、留学签证等所有长期签证。

这意味着在席卷全球的疫情过去之前，我无法离开日本国境了。

回去，代表我将放弃在这里打拼数年的所有事业，还会经历归途中最大的感染风险，同时也会对我的祖国造成入境压力和负担。

我想要奋斗的舞台，此刻成为了软禁我的孤岛。所爱之人，所牵挂之人，全与我一海之隔，不知何时可以相见。

直到此时四月中下旬，日本本土确诊人数已然破万，宣布终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几大支撑岛国经济的行业处于崩溃边缘，大量裁员和毕业生内定被取消，公司接连倒闭，公共系统压力无法排解，排山倒海般地到来了。

疫情的爆发点还未到达，医疗系统已经跟不上数据的变化。比起这些，更大的问题浮出水面，失业率大涨，治安下降，物质紧张，市场乱了套。

年初时我的雄心壮志也在这场世界性灾难中被打击得七零八落，每天眼睁睁看着自己几年来的奋斗成果消失不见，心情无比沉重。这一关的恐怖和难度超过了我的想象，能做的只有压制内心的恐惧去支撑和面对，直到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的那一刻。

自肃在家的这段时间里，难得没有整天都在工作，头一回不用刚醒就打开记事本核对日程和当天事务流程，没有无止境的邮件来回和电话沟通，这种闲，让我极度不适应和不知所措，也难得睡到自然醒。

抱歉，让关心和爱我的人担心了，待疫情过去，我会回来与之相聚。

“到时我想回我的母校看看，毕竟那是承载了我最美回忆的地方也是最初的起点。”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吧。

在美国的抗疫经历

燕禹蒙

上外附中2004届英语班校友，Zicklin商学院税学硕士，
执业国际税法，曾就职于纽约市教育部审计长办公室，纽约
德勤，纽约安永，现任纽约摩根斯坦利税务部门总监。

“凡所有事，皆是虚妄。万般皆苦，唯有自渡。” 2019年写下这段年终感悟的时候，已是我定居美国的第十五个年头。身份经历了多次转变，如今已是一位需要兼顾工作，家庭和社区各种身份的职场女性和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一年，我过得不错，在工作和生活闲暇之余，读了36本不同领域的书，带着家人踏足了15个国家。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接触、感受和解读到的人和事越多，就会对这个世界越敬畏，越宽容。我时常感恩自己的幸运并非理所当然，需要终其一生尽力而为。所以在年末许下，愿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然而，2020年还是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展开了。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以完全反全球化的形式把我们每一个人逼回了各自的一方寸土。如果说2008年我在纽约经历的那场次贷危机，可以使人失去终生积蓄，那2020年的新冠危机，可是连人们最宝贵的自由和生命，都可以一并夺去的。

我对新冠的密切关注始于1月21日，那天中国确诊543例，死亡17例，美国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我读着手机里的新闻，对家人感慨，数字增长得有点快啊。次日，我在亚马逊网购了一盒3M10只装N95口罩以备不时之需，不曾想，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在美国顺利买到口罩。两天后，武汉多家医院公开向社会求助。当晚，我参与了上外附中纽约校友分会发起的驰援武汉的捐赠倡议，而美国的海外华

人也开始线上线下地毯式搜罗任何型号的医用防护用品发往中国，各大网站口罩纷纷售罄。1月24日农历大年夜，由于捐赠事宜，我微信的信息铺天盖地，生平第一次没有心思收看春晚。各大华人社区往年热闹非凡的春节联欢会，也都在商讨取消事宜。此时，美国人刚开始了解新冠。公司的同事会和我议论，武汉封城，上海关闭各大标志性娱乐场所，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但也表示赞赏中国的执行力和壮士断腕，因为只有把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外界才能集中一切力量，调度资源输送疫区。随着中国疫情的不不断迅速恶化，各类负面信息冲击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努力把自己抽离出来，读书自省。乱世中最难做到的其实并不是共情，而是如何持续保持独立，冷静和客观的思考。对于感性的人来说，很难做到。我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这场瘟疫就像是一面照妖镜，有说人话的，有说鬼话的，有说瞎话的，还有不说话的，二十天看尽人间百态。

2月末的时候，新冠终于在中国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下渐渐得到了控制。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变。联邦政府对疫情的判断和对防控措施的倡议，轻描淡写得让经历过上半场抗疫焦虑的华人感到匪夷所思。这也为未来两个月的全面失控埋下伏笔。出于对家人和孩子负责的考量，我一周内采购了近两千美金的食物，水，清洁卫生用品，药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可以满足全家



作者与家人在美国

至少两到三周足不出户的所有需求。我也曾怀疑自己这么做是否理智，毕竟当时主流媒体和华人圈的信息都是矛盾与撕裂的，对所谓囤货的冷嘲热讽不绝于耳。

3月初，确诊病例数字每天呈几何式增长，但由于测试能力不足和基数较低，仍然尚未全面引起人们的重视。我破天荒在某个工作日下午，向两位公司全球部门主管的手机直接发送了几篇我认为优质的新冠病毒科普文。没有阐述任何自己的观点，我只表达了希望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握有实权的领导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不久，我就收到上司的口头传达：大家即日起可以自行判断要不要来办公室上班，成为公司最早表态的部门之一。遗憾的是，在官方和媒体的反复淡化下，大部分纽约人还是选择一切照旧，认为自己被感染或死亡的机率非常低。即使乘坐拥挤而密闭的交通工

具，也几乎无人佩戴口罩防护。但凡有戴口罩的，也大多是亚裔。仅仅是这一点，就让亚裔在美国的处境悄悄发生了转变。3月5日中午，我在时代广场附近遭遇了15年来第一次歧视性的辱骂。疫情笼罩下，华裔在文化夹缝中生存所感受到的艰难，很不幸，我并非孤例。3月9日开始的一周内，美股断崖式暴跌，连续触发了三次熔断，史无前例。虽然经济受到重挫，但我却私心地视之为一场冰冷的及时雨，浇醒了所有人。政府终于改口承认疫情已爆发，开始着手重视防控。

本以为故事应该就此以安心在家工作，平稳度过疫情结束。然而，3月13日，在毫无症状地低烧低嗑了几日后，我突然出现肌肉皮肤疼痛，发冷，晕眩，咳嗽加剧。向公司请了病假，驱车前往家附近为新冠专门设置的急诊室走了遍流程。从上午11点一直等候到下午5点，体温从出门时的38.5度烧到见到医生时的39.5度，头疼欲裂。结果是，即使在症状明显并排除流感的情况下，年轻，无基础病，无疫区旅行史，无新冠确诊病例接触史，还是不符合检测标准。想吃药的话，医生可以开奥司他韦。我失望地回到家，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关在房间里和全家隔离了开来。有时，我会听见年幼的女儿在门口问：“爸爸，我为什么不能摸妈妈？”“因为妈妈病了”“哦，那她什么时候才能好？”。那几天，我多想抱抱亲亲自己的孩子们，但是我不能。在床上躺了3天，吃了5天药以后，我的烧终于完全退了。除咳嗽和轻微胸闷外，其他症状都消失了。几天里，我的血氧饱和度一直在94左右徘徊，一度跌至90。凭心而论，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开始觉得，或许居家养病把医

疗资源优先让给更需要的人，只要执行得当，是对医患双方都有益的明智决策。3月21日，我认为自己完全自愈了，下楼和家人一起吃了顿久违的分餐制团圆饭，并和孩子们在阳光明媚的后院玩了好一会儿。

光明日报形容海外华人处境的那句“无安全感的他乡，回不去的故乡。”触动了我的心。其实，也并没有这么糟糕。虽然我们被禁锢在小小的空间里，但通过网络能够看到的世界却变大了。生病期间，我收获了许多关心和爱，有来自熟悉的，陌生的，甚至素未谋面的朋友。还有，那几个不远千里空投口罩给我的好友，这份情谊我会一直铭记在心。可是对不起，我把你们送给我的口罩又捐给了医院的急诊科，相信你们不会怪我吧。同样，通过网络和社区，大家也传递了许多爱：市长学监暖心讲话，邻里间忙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助免费资源，照顾小店生意，心灵手巧的妈妈们一起熬夜制作布口罩，孩子们涂鸦感恩卡片捐给前线的医生和护士，还有插在各家门前为路人加油打

气的各色海报。

4月18日我截稿的这天下午，美国确诊病例723,415例，死亡37,628例，远远超越了我两个月前对美国疫情的所有想象。网络里直播着“同一个世界 共同在家”音乐会，时而逗趣欢笑，时而感人至深。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面对网络和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辨不清什么才是真相。但我明白，世界永远可以比你想象得更冷酷，或更慈悲；更龌龊，或更高尚；更分裂，或更团结；更绝望，或更充满希望。与世界作对还是和解，与谁同行，去谱写怎样的人性和历史，将取决于你我每一个人的选择。最后，引用美国散文家Ralph Waldo Emerson的一句名言：

“What lies behind us
And what lies before us
Are tiny matters
Compared to what
Lies within us”



心怀祖国，放眼天下

——1月20日以来的那些人和事



佟登青

上外附中2004届校友，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硕士，前媒体记者、留学培训老师。

一、以言行事

1月20日，第三批国家专家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医生的发言打断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也打断了我从11月底以来的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实地调查报告写作，从这天开始，我的睡眠时间从每天6小时再次减少，变成了每天4-5小时。

最初几天，我忧心于家里的年夜饭计划仍没有取消，于是想方设法旁敲侧击，终于使家人意识到聚会在当时的危险性，从而度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与此同时，朋友邀我加入了一些关注nCoV的微信群，我又与一些陌生的群友发起了另一个关注上海疫情的微信群，并且在此基础上新建了一个关注中国与世界疫情的微信群，从此开始了群主的生涯。我给自己和微信群定下的原则是：辅助政府，团结民间，科学防控。

对外，我积极与其他的微信群以及媒体记者建立联系，进行信息和人员的互相交流。对内，我不断修改群公告和群规，邀请新人进群，建立了一些子群和姊妹群来分流主群的讨论，并成立了一个群管理员的团队。建立的子群包括：中西医学、政治经

济学、谈天说地、李医生、法治社会、国际关系、社会心理、大历史、惊变28天等，建立或参与管理的姊妹群包括：GMT1600-2400 English Corner、企业返岗复工、社会学在行动、亚非拉第三世界等。群名的开头从nCoV到NCP再到COVID，本身也见证了一段历史。

1月27日，由于每天浸淫在急速发展的疫情信息之中，我做出了一个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定：去香港避难。香港是全球最早发出预警的两个地方之一（另一个是新加坡）。不过，在香港的一周时间里，我通过从这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内地社会，一方面稳定了情绪，另一方面也更加意识到全面、及时的信息的重要性。回到上海后，我把余下的一千港币给了向我表示不应该歧视仓皇出城避难的武汉人的出租车司机。

1月3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生通过我研究生时期的学弟的朋友找到了我这个微信群，发出医疗物资求助的信息。疫情就是命令。此后一周内，我每天的睡眠时间更是缩短到3小时。我通过上外附中、上海交大和中国政法的校友、过去的同事和新老朋友的关系，迅速建立了一个包括物资采购、运输通关、法务咨询、信息处理等部门在内的临时志愿团队，投入到对口支援中南医院的行动中。虽然

由于经验不足和其他一些客观因素，这次志愿行动只是作为当时全国民间对武汉的“饱和式救援”的一部分而发挥了一点作用，但这个志愿团队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在之后的日子里很好地支持了其他的各类民间援助行动。

2月12日，微信群“nCoV-中国与世界-2019”被暂停功能，2月26日恢复。我马上重建了新的微信群“NCP-中国与世界-2020”。这两个成员大量重叠的微信群成了至今还没有用上的双保险。

进入3月，随着国内这一波疫情的逐渐结束，我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复工计划，并在自己所在微信群做起了“减法”，逐渐减少关注和转发相关信息。虽然如此，直到今天，我的个人复工计划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为了重返媒体行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人要联系。

3月10日，我在一个网络读书会做了关于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讲座。4月18日，我将在另一个网络平台做相同主题的报告。

二、人来人往

在这次紧急响应疫情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高手，也有小人；有年轻人，也有年长者；有学生，也有老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可爱的，也有可恨的。

高手在民间，此言不虚。不过，单打独斗的高手未必抵得上组织有

序的三个臭皮匠。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新老朋友中遇到的高手包括以下领域：医学、生物学、财经、外贸、物流、法律、民航、医疗物资、军事、历史地理学、美国研究、德国研究、伊朗研究、东南亚研究、幸福研究、自媒体、网课、摄影、纪录片、小说写作、非虚构写作、社会理论、社会工作、性别研究、劳工研究、文学研究、数学建模、系统论、情报分析……我从他们那里吸取知识，借鉴他们的观察视角，也欣然接受他们对我的批评意见。

任何重大的公共事件都是考验人们深层价值观的时刻，这次新冠大流行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既有一见钟情、冰释前嫌，也有反目成仇、分道扬镳，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都在加速地发生。由于国人被迫减少外出和聚会，因此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网络上，尤其是在主要是熟人社交圈的微信里。我的直率和热情，成了被一些人忌惮和排斥的原因；而一些人的狭隘和傲慢，则成了被我忌惮和排斥的原因。我虽然深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同样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对道德优越感或知识优越感爆棚的人采取“一个都不宽恕”的做法，坚决拉黑并将微信联系人黑名单和拉黑的原因公之于众。此外，公众人物的素质也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检验，不少偶像倒下了，一些新的偶像又站了起来。

可为庆幸的是，上外附中、上海交大、中国政法的多数校友和老师，以及我的多数新老朋友，一直是我发起的抗疫努力的最坚强的后盾和最热心的参与者。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全国乃至全人类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不要求回报，但他们必将、或正在得到回报。对我个人来说，发现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些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回报。

三、路在脚下

最后，我想引用章太炎在1919年初的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中的四个要点，与读者诸君共勉：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藉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作者在北京菜市口附近，谭嗣同故居。

新冠疫情影响志愿者经历中的学习与思考

戴 苓

上外附中2004届校友，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目前工作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资本市场相关工作。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主要参与了校友佟登青同学发起的为武汉一线医生捐献医疗物资的志愿活动以及另外一位朋友在上海地区的一些医疗物资对接的工作。主要是发挥自己的一些渠道和资源以及信息，帮助一起工作的志愿者团队来完成物资对接的目标。

对于医疗相关的志愿活动，我并不陌生。大学时期就我就曾加入北京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中国最大的民间骨髓数据库，帮助协会在西南地区宣讲白血病相关知识及扩大骨髓库志愿捐献者数据储量。这次的志愿活动，始于一位医生的防护服和医用防护口罩的募捐需求，让我想起了大学的那些奔走的夏天，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和一种对于前方病患以及医护人员感同身受的悲悯。我们为了一群素不相识的病患揪心，为了一群奋勇逆行的战士担心，其实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概率，这件事情，也可能会降临在我们的命运上。

在这些为武汉奔走忙碌联系的日夜，主要有那么几个感悟：

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志愿者行动当中来以后，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件相当专业的事情。或者需要志愿者掌握一定的相关经验和职业技能，来快速上手和推进，或者，至少，需要

志愿者有非常快速的自我学习能力。此次的新冠病毒，堪称史上最狡猾的病毒。到今天，对各个国家的医护人员和科学家而言，仍然未能够完全掌握它。而这次的医疗物资捐献志愿活动，对于所有的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每天都在变化的战时状态，需要快速的学习，快速的判断局势，这就要求非常多的专业知识积累。

比如，在疫情初期，我们在帮各家医院找防护服和口罩，但是对于海外错综复杂的防护服和口罩的标准，大部分的非专业者毫无头绪。口罩欧洲有哪些标准？美国有哪些标准？哪些标准是在医院感染区内使用？哪些不行？这些在疫情的初期，连很多医院物资处的人，都没办法给出标准答案。简单的口罩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复杂的防护服。防护服的标准有哪些，国际上主要生产哪些标准？哪些标准的防护服能够进红区（感染区）？哪些标准的防护服虽然不是医用的，但是可以在感染区凑合？如何节约的使用防护服，使其效用最大化？高标准的防护服主要生产厂家有哪些？分别在哪些国家？年产量多少？能快速回答这些问题，对接到合适的物资，就是节约时间，就是抢救生命。所以，志愿者团队里，最好有一些有医疗器械经验的人士，而所幸，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是不是只有专业人士可以参与志愿者？当然不是。那如果我们没有

这方面的专业怎么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学。愿意去学习，愿意去了解。其实并不难，很多答案，问厂家要些说明书，多问几个问题，多翻几本字典，多向懂行的人士请教。我们遇到过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本职律师的志愿者，在一星期内自学成才变得非常专业，成功主导对接多批德国高质量的防护服。也遇到过一些志愿者，非常热情，但是搞了半个月还是分不清防护服等级的。一腔热血的伸手党，对于真正这种已经接近于战时的状况，其实帮助非常有限。

二、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疫情造成了各种的物资紧张。一月下旬在海外还能搜罗到一些质量不错的高等级防护服和n95口罩，没过几天，各路炒家闻风而动，基本上把各类物资价格抬高了三到五倍，这里面的炒家也包括一些中国留学生和

侨。在这种情况下慈善基金的物资搜寻变得更加得困难。到了二三月份，中国工厂逐步复产，这种炒作又变成了额温枪。到现在中国疫情控制，海外疫情爆发，这种炒作的对象，就变成了呼吸机。联系物资和对接各种信息渠道的这个过程，真的会遇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各路牛鬼蛇神。我们遇见刚刚成年的美国华裔NGO运营者，刚满18岁，但对于慈善基金会的各种条款和规则研究得特别透彻，对于志愿工作的理解却非常成熟，账目清晰，逻辑严密，感觉是人类之光。相反的，也遇到过索贿的国企采购者，发国难财，坍国人台。每日变化的疫情和物资价格，带来的金钱上的差距，为很多人带来的发财的机会，也试出很多人性的高贵与丑陋。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品格的高下。志愿工作让我也新交了很多朋友，虽然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未曾谋面，但是打交道过



程中彼此欣赏的为人处世，做事方法，让我们的合作非常顺畅愉快。

三、给予也是收获

在疫情的后期，当更多的国家力量介入到这次疫情的救援和物资供应当中来的时候，作为民间人士，前期的使命完成，就逐渐地退出了物资的联系，更安静地做一个旁观者。这份经历，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付出，更多的是一份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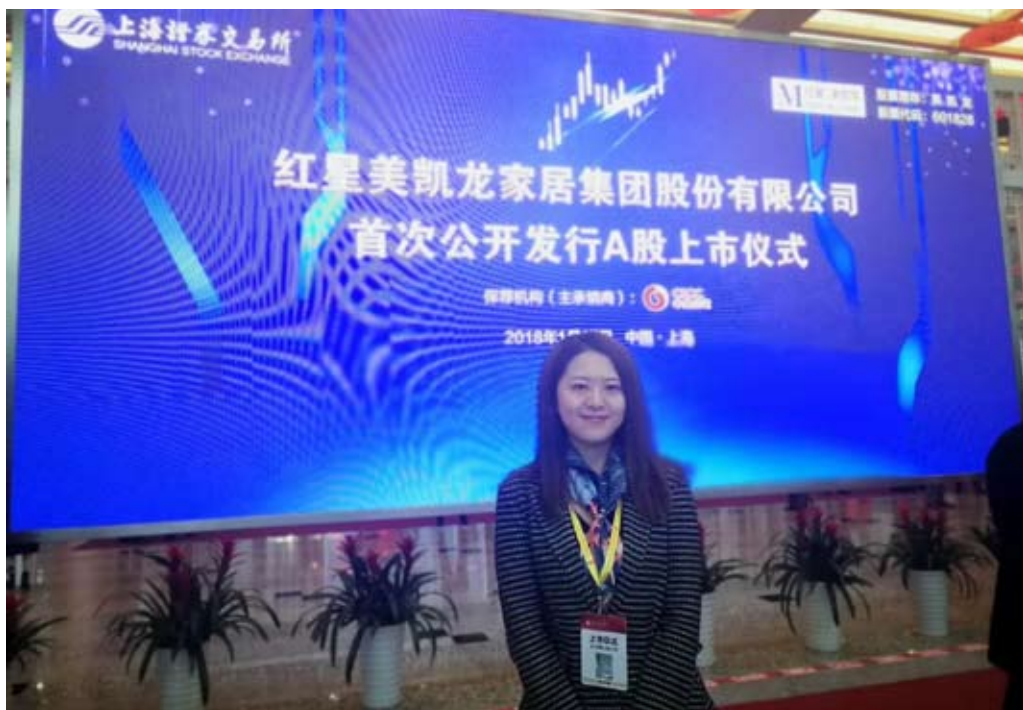
在志愿工作的历程中，你了解了武汉的细节，你观察到了你武汉朋友生活的变化，你知道了一些新闻里没有的东西，于是你对整个疫情有了独立于外界试图灌输给你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后来帮助我去思考，去投资

市场，都非常有帮助。

在这份经历当中，你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可能在跨国物流对接，清关，贸易，防护服，口罩等领域，你达到了专家的级别，对于人生又是一种丰富。

在这个过程中，你反思，你思考，你有很多的假设，你有很多的推演。尤其是上外附中的孩子们，在学习国外的文化，在观察到欧美疫情，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截然不同的表现和结果时，这种思考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可能会改变人生的。

当然，这些并非我的出发点。最原始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热血，和想要做一些什么的冲动。



看不见红玉兰的春天

——纽约疫情小记

朱冰聪

上外附中2012届校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政治学士，国际金融硕士。现于纽约投行工作。业余时间热爱戏剧，曾在纽约新城市剧院等大小场馆演出。

和往年一样，纽约的四月，春天的到来扭捏而迟疑。春寒料峭里，一旦习惯了宅在家里的日子，出门竟不再有诱惑力。平时驱使我出门的动力都消失了——去韩国城吃一顿烤肉，去东村小酒馆看一场脱口秀，漫步到百老汇看看能不能赶上演出开始前的特价票，甚至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打量着路人消磨时光，都成了一种奢望。

从3月1日纽约州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3月20日州长科莫签署“纽约州暂停”的行政命令，再到如今的4月下旬，纽约州突破25万人确诊，全美突破90万人确诊。作为一个普通纽约客，回想过去这两个月，恍若隔世。

岁月静好vs. 全副武装——分裂的纽约人

3月上旬，可能是纽约华人过得最“精分”的时期。

一方面，3月3日纽约州第二例确诊爆出，是一个住在西切斯特县的五十多岁律师，每天搭火车到曼哈顿的中央车站上班。这里是纽约市迎来送往的门户，纽约不少金融公司的所在区域，包括我工作的银行。华人里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多，过去两个月又从社交媒体耳濡目染了国内抗疫路程之艰险，此时不免心中惴惴，担心疫情在人流密集的纽约市失控。

然而另一方面，我的美国同事和客户们却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虽然公司开始试验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营运持续计划），给大家发笔记本电脑，让一部分员工尝试远

程工作。但是在大家的只言片语里，冠状病毒还只是一个大号流感而已。

一位女同事的孩子有些咳嗽，幼儿园希望家长不要送孩子来园，女同事表示“听说这病毒在儿童里没有死亡案例，得了就得了呗”。我和一位远在明尼苏达州的客户闲聊，问他周围有没有确诊案例。他不耐烦地说，“Nah, it's just a flu. Just get it over with.（就是一场流感而已，赶紧结束了算了。）”

当然，这样的轻慢也怪不得他们。川普总统在3月9日的推特里把新冠病毒类比为普通流感，还坚持“生活和经济必须继续进行”。虽然平时自由派们厌恶川普，“逢川必反”，但一来没有更权威的声音，二来“疫情不会怎么严重”正是人们心中所盼，所以就捡顺耳的听了。

与此同时，朋友圈里有哥大的学弟学妹和纽约大学、巴鲁克学院的留学生在请愿停课，但除了中国学生以外，反响寥寥。

被夹在这两股声音之间的我，心中的分裂在三月初那一周的周末到达了顶峰。周六我有两场“文艺活动”：上午帮一群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美国学生拍短片，下午参加一群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抗疫慈善晚会的彩排——晚会的门票收入将被捐往武汉抗疫前线。

上午走进纽约大学的片场，剧组的十多个美国学生闲谈着，几乎无人提到新冠病毒。男主角来了，大家一阵寒暄，为他坐火车赶来道辛苦。“你从哪里来？”我问他。他回答：“西切斯特县”。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那个得病的律师所在的县嘛，当时的报道说他附近社区已有三十几人感染。然而看着剧组其他人神态平静，我也不好意思做什么表示，只能在吃剧组的工作餐前好好洗了个手，趁着其他人开动以前盛了自己的饭。

上午的戏拍完，赶往中国留学生们的排练场地。一进门我惊呆了——几乎人人都戴了蓝色的医用口罩，屋子里蓝哇哇的一片。见我进来，导演指着桌上的一盒口罩说，“你也拿一个吧”。虽然看了两个月戴口罩的新闻，但我还真没什么戴口罩的经验。犹犹豫豫地拿上一个，笨拙地调整位置、捏鼻夹，随后坐定在一片口罩的海洋里，有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仪式感。

彩排结束，这一个个戴着口罩的身影汇入纽约的大街小巷，被稀释了。阳光刺眼，初春的嫩绿树叶反射着银光。周边再没有其他纽约人戴口罩，人们三三两两，关于病毒的担忧好像是天方奇谭。我也悄悄摘下口罩丢了——听说最近有亚裔戴口罩在地铁上遭人辱骂挑衅，我不想招惹是非。不论是刚才的戴口罩还是现在的摘口罩，都因我不想成为一个异类。

就在同一天，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确诊案例已达89例，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大大小小人员聚集的活动，开始被组织者自发取消。几天以后，这场留学生晚会也宣布取消。晚会本意为国内抗疫筹款，孰料国内态势渐渐平缓，纽约倒成了需要帮助的对象。

高速刹车，艰难停摆

作为美国的金融、文化中心，纽约就像一辆开足马力的火车，动量大

到任何停摆的措施都举步维艰。纽约本来就是一个摩肩接踵的地方，多数人仅有一小片公寓容身，和拥有大房子、用汽车通勤的其他美国人相比，要想让纽约人窝在家里太不现实。另外，纽约有89%的企业都是20人以下的小企业，其中很多都是夫妻店、小餐馆。一旦消费者们被锁在家里，这些小企业怎么存活呢？

3月9日这一周，纽约州州长科莫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所有饭店必须减少一半的座位。从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法令，就可以看出纽约的官员们有多纠结——纽约的疫情刚刚抬头，关店，要激起民众反弹，开店，形势可能随时急转直下。我预感到接下来很长时间下不了馆子，索性趁这几天把想吃的上海菜、日本菜都吃了一遍。当然，毕竟是特殊时期了，坐地铁时全程没有碰扶手，锻炼了一回平衡技能，吃饭前也注意洗手二十秒。

对吃货来说，这可能真是“抄底”的好时机。平时至少要排队一小时以上的平价米其林“添好运”，现在直接开门就入座。减少了一半座位的店里，双人桌一张一张离得很远，



3月9日这一周，纽约州和纽约市宣布所有饭店必须减少一半的座位。平时排队如长龙的知名餐厅添好运，虽还在营业却冷冷清清。



3月15日，如梦初醒的纽约人开始行动，超市部分食品货架空空如也。

像在过家家，人们讲话也不自觉地放低声音，真的非同往日了。然而走出饭店，隔壁的一家酒吧里却挤满了人，酒客们肆无忌惮地熙攘喧闹。看来对于“减半令”，不论是店家还是顾客都还没放在心上。

然而到了三月中旬的这个周末，随着纽约第三例死亡出现，科莫州长宣布纽约市所有学校停课一个月，纽约人仿佛如梦初醒。华人早早开始担心的超市抢购，现在真的出现了。消毒喷雾、消毒湿巾等已经被先知先觉者抢购一空，一些不以药妆为主的超市也把新进的消毒液放到店门口。走进我家旁边的超市，冷冻食品、罐头、饮料也都被扫荡得所剩无几。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来只担心货架上各种超大包装、超大容量的食物卖不出去，过期被扔，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供不应求的场景。

当然，美国疫情期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货可居”就是囤卫生纸

了。不知为何，3月开始，各大超市的卫生纸突然被抢购一空，小店则守着卫生纸坐地起价。不少媒体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囤卫生纸的心理原因，有的说是提供安全感、囤了也不怕坏，有的说其实断销没这么严重，只是卫生纸体积太大，货架一空就很引人注目。

纽约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对消毒液、卫生纸等涨价，半个月内就对各种乱涨价行为罚款28万美元。价格是不敢上去了，供求关系依然不平衡。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有时去超市去晚了还是买不到纸，买到的也是薄脆型的公厕水平卫生纸。

也就在3月中旬的周末，突然收到老板的短信，明天开始所有人必须在家办公了。虽然之前从公司领到了笔记本电脑，但手忙脚乱还来不及调试，现在只能远程缠着公司的IT小哥解决各种问题。

干证券衍生品交易这一行，市场瞬息万变，时间就是金钱。作为销售，现在和交易员只能远程交流，遇到复杂的交易，让人干着急。可是再痛苦也只能慢慢习惯，毕竟所有的银行都开始适应work from home的新常态，落后的只能挨打。金融界的“狼性文化”，让一些银行一开始还“头铁”，逼着员工坚持上班。我们隔壁的一家银行，一个managing director在出现咳嗽症状后还上了一天班，回家休息后被确诊为新冠，最终这家银行的交易部门有20人被感染。在新形势下，华尔街不得不在利润和员工生命安全（当然更多是舆论压力）下做选择。

工作两年半以来，这个3月让我见证了太多金融界的“第一次”。美股历史上的五次熔断，四次都发生在

3月份的十天之内，大家戏称只比巴菲特少见证一次熔断。出门买个午饭，回来发现股市又熔断了，索性见怪不怪，一边吃饭一边等15分钟的暂停交易结束，然后看着股市继续往下跌。和同事们开视频会议，第一次看到所有人西装领带之外的样子。男同事首先放弃了外貌管理，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地搂着两个娃出现在镜头前。所有的远程会议都少不了稚嫩童音的干扰，“妈妈，我能吃冰淇淋吗？”的背景声余音绕梁。也许很快，上班非得西装革履、端坐桌前将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社会建构，埋入上个世纪的故纸堆吧。

当然，比起很多小微企业，我们的这份“痛苦”，已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记得纽约完全禁止饭店堂食的前一周，大街上已是冷冷清清。我去隔壁的中东小食店买晚饭，店里好像很久没来人了，柜台后两个中东大叔热情地打招呼。盛完我要的菜，大叔们还往饭盒里一勺一勺地给我加肉丸、加番茄、加鹰嘴豆泥……我捧着沉甸甸的饭盒往外走，大叔们招手喊道：“下次再来啊！”几天后路过这里，店面已小门紧锁，从此再没开张。

虽然不少饭店转型做起外卖，但对小店来说，保持开张就意味着亏损。疫情期间，不停听到我所深爱的那些小店的坏消息。中国城的台湾小吃“武昌好味道”，曾是我和朋友最爱吃的苍蝇小馆，20美元就能用盐酥鸡、蚵仔煎、芋圆八宝冰装满肚子。如今只能在视频上看到店主用木然的眼神望着镜头：“扛过了9/11，扛过了2003年非典，扛过了2012年桑迪飓风，但这次我好像看不到尽头，没有期盼。”纽约的一大文化地标、独立

书店The Strand，我在3月初还去逛过，在店门口惊喜地看到英文版《三体》，翻看了一通。到了3月下旬，书店发表声明，由于没有收入，不得不解雇188名员工，仅剩下24人。这家1927年成立的书店，不知能不能挺过这一劫。

尽管美国政府针对小企业推出了一项PPP贷款计划，让它们留住员工，避免裁员。然而一些财大气粗的上市企业也来浑水摸鱼。比如市值16亿美元的汉堡餐厅Shake Shack就拿到了1000万美元贷款，在舆论的狂轰滥炸下，不得不承诺退还贷款。

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2020年可能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可怕的毕业季了。期盼四年的毕业典礼只能在网上进行还算小事，朋友圈里不断传出实习甚至全职offer被取消的消息。一些本来就手头拮据的学生，现在更感前途未卜。

我本科的一位犹太朋友，在纽约一所初中当英语老师，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读教育系研究生。虽然这样只能拿一半工资还得付学费，日



3月21日，纽约日本协会门口宣布将关门至3月31日，现在想来这是太乐观的估计。

子捉襟见肘，但想着长痛不如短痛，有了研究生学位就能加薪了。3月时她向我抱怨，她的毕业项目研究的是中学课堂，需要在中学旁听24个小时，疫情前她只完成了5个小时。如果要延期毕业，真的交不出学费了。幸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到4月我们再聊天时，学校已经提供了让她远程完成毕业项目的方案。

抗疫难，做华人更难

对从疫情中幸存的美国人来说，疫情带来的麻烦也许只是阵痛。虽然完全的复工遥遥无期，但允许年轻

人、有抗体的人出来工作，也许很快将成为现实。被“逼上梁山”的远程工作模式，也会随着更多人的使用被改造得更流畅，更加普及。然而另一些伤痛，会在社会的肌理上留下更持久的裂痕。

从1月初中国疫情爆发开始，全世界针对华人、亚裔面孔的恶性案件就不绝于耳。新冠病毒刚刚美国爆发时，一些经历了国内“一朝被蛇咬”的美国华人迅速带起口罩，却被其他族裔人群白眼相加，甚至因此被暴力攻击。“口罩文化”在中西方的差异，美国的口罩产能不足的实际考虑，让美国的官方口径一直维持在“不生病就不要戴口罩”，直到4月中旬才开始呼吁人们戴自制口罩上街。这也加剧了美国一些文化不高的人对“口罩=病毒”的认知。3月份我戴着口罩上街时，就被三个从饭店后厨出来的人围堵着喊“No good!”

让人欣慰的是，至少在海纳百川的纽约，有更多人在为反种族歧视行动。3月初我坐地铁时，被一张地铁公告上鲜明的红色吸引了眼球，上面赫然写着“地铁站禁止任何种族歧视和仇视外国人的行为”。再仔细一看，虽然公告的格式、字体都惟妙惟肖地模仿了纽约地铁的官方公告，但措辞有点奇怪，用中国国旗元素也不像MTA官方所为。后来查了这个叫“#PrideTrain”的hashtag才知道，这本是一个韩裔美国人发起的民间活动，每年6月的Pride Month（同志骄傲月）在地铁站里贴模仿地铁公告的海报，撑同志、反歧视。如今他们又做了这一组反对歧视亚裔的海报，借用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旗的元素。当然，这样的“牛皮癣”小广告，第二天就被MTA清理了。



4月9日，一家deli（熟食店）规定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同时有口罩出售。

21世纪，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理解与病毒有关的污名化的后果。“西班牙流感”这一称呼一直被反省，“墨西哥流感”的说法也早被“H1N1”取代。因此，当“武汉肺炎”这一说法见诸报端，很快被更科学的“COVID-19”所取代。当川普总统在电视上公然把新冠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之后，不论是在美的中国人还是华裔美国人都切身感到，自川普上台以来美国国内对少数族裔的敌意，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美国2020大选候选人之一、也是唯一的亚裔杨安泽，4月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饱受争议的文章——《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治愈病毒的一部分》。文中说到他购物时被陌生人以责备的眼光注视，这让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那就是对于自己身为一个亚裔“甚至有些难为情”（even a bit ashamed）。更具争议的，是他为亚裔摆脱歧视提出的建议——证明自己是个爱美国、愿意为美国做贡献的美国人。

文章一出，许多亚裔美国朋友都发出了强烈反对的评论——多年的政治正确教育告诉他们，社会多样性的价值应该是不证自明的，让少数族裔“自证清白”是在剥夺他们天生的权利，是在重蹈美国二战期间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的覆辙。而另一边，一些国内媒体把杨安泽的叙述炒作为“身为亚裔感到羞耻”——其实“ashamed”这个词翻译成“羞耻”实在过重了——有对大洋彼岸的同肤色人群隔岸观火的意思。幸好，还有站在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声音。我有个ABC朋友私下对我说，其实她同意杨安泽

的观点，只是他的措辞或有不当——亚裔不可能永远以受害者心态来谴责种族歧视，即使你能堵上别人的嘴，也改变不了别人内心的偏见。让亚裔的医生、护士、捐助医疗物资的人有更大的曝光率，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事实上，一些热心的华人朋友、海外校友会，前几个月忙完往国内捐口罩的行动以后，马上又投身给美国抗疫前线的医生护士募集PPE（个人防护用品）。有人想办法找宣传渠道，让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在美华人的努力。还有人提出用#ChineseCommunity等hashtag在社交媒体上增加亚裔的正面曝光度。这也许是不该发生的“种族歧视”发生后，短时间内不得已却最有效的对策。

如果说种族歧视是少部分人的愚蠢行径，那包括我身边美国人在内的“精英阶层”起先对病毒的漠视，似乎更值得深思。

当新冠病毒2月在美国抬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疫情。然而美国人似乎是在欧洲的意大利、德国等国相继“沦陷”之后才反应过来。



3月27日，往日车水马龙的中央车站附近门可罗雀。



2019年4月邂逅的红玉兰

即使反应过来了，中国两个月前经历的种种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物资紧张的情形，也没有被普通美国人引以为鉴。当纽约皇后区的艾姆赫斯特医院床位不足，设备紧缺，用冷藏卡车拉尸体时，纽约人惊慌失色，仿佛新冠病毒会冲垮医疗系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中美民间信息流通的隔阂？还是美国人在政府的乐观预估下，对相比中国的医疗能力过于自信？还是更令人细思恐极的——没有把中国人的痛苦视作一种可以感同身受的痛苦呢？

无论如何，过去几十年来一路凯歌高唱的全球化进程，在2016年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之后已吃一堑，这次又被扫荡各国的疫情来了个下马威。四个月以来，虽然各国都见证了前线医疗人员舍身奉献、后方普通民众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然而各国之间的

臆测、猜忌、指责、幸灾乐祸也不能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时候，我时常想起中学时我们踏入“外交官的摇篮”时的初心——身在海外，要如何做好中西之间的桥梁，让西方看到“华人”这个符号背后是一张生动的面孔，也让国内消除对欧美国家抗疫“为何不能抄作业”的臆断？我看到中国驻美大使、中学校友崔天凯在接受Axios采访时那句中肯的“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一周后崔天凯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中美应团结抗疫。文中尽量避免冷冰冰的外交辞令，而是以他和纽约的缘分开篇，最后说“期待着下次去纽约，去百老汇再看一场歌颂爱、勇气与希望的音乐剧《狮子王》”。在这个全世界最艰难的时刻，这样真诚的声音是能够跨越国界的。

4月9日，一家时装店的歇业公告，背后模特们的笑脸，让人怀念能和朋友欢聚的时光。

打开手机，手机相册照常提醒我“一年前的今天”——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走在纽约下城西村，看到一棵美丽的茶碟红玉兰，留下了这张照片。身居家中，只能感慨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不能去下城看望红玉兰了，但我幻想着一切终会过去，那时我将再次被发现自己被裹挟在时代广场的人浪之中，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

徐婉清

上外附中2014届双语班（二外西班牙语）校友，目前就读于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自小寒至谷雨，我竟然在上海家中度过了全年整三分之一的节气，这是自附中毕业以来，“飞向远方”后从未有过的。大学本科在美国留学四年，我只回过两次家，每次还不到一个月。而现今能够祖孙三代团圆，在家好吃好喝整整于我真的是非常奢侈的时光了，也是疫情带来的，为数不多的积极一面。

今年我在公共卫生学院就读的第一年，刚刚踏进这个领域，不想竟真的遇上了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巧上加巧，我的专业正是流行病学。还记得当去年冬天刚刚考入这个专业时，我需要向身边几乎所有的亲友科普，“什么是流行病？Epidemiology这个词看上去好生僻！”而今年冬天，忽然电视里每天都有几位流行病专家出现。

而我这么一个“刚入行的新手”，在武汉刚封城那几天，或者可能有近两个星期吧，就感受到了一种无法具体描述的使命感，迫切地想做些什么。当看到试剂盒检验速度不够的新闻时，我非常着急。这种检验方法是我在免疫学实验室中亲手做过上百次的，可是因为这次的病毒安全级别太高，我没有办法成为一名检验员志愿者。有时候我还会想，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生几年呢？那样的话，我就已经从公共卫生学院毕业啦，说不定就在疫情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而现在呢？专业知识刚刚学了一个学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作业、考试和讲座中囫圇吞枣地咽下的，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我不能全讲出个所以然。

然而聊胜于无吧，我想，哪怕做些小事也是好的。学院里有一位泰斗级别的传染流行病专家，在SARS和H1N1流行期间都做出了重要模型。我在武汉封城之初曾经写邮件问他，自己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思考的是，毕竟身处“疫区国”，我可能掌握了一些还不曾被翻译成英语的信息。很开心地，他迅速地回复了我。于是，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些新闻和志愿者做的地图模型，一并发给了他。后来，我又在一个资源对接小组短暂地工作了一阵，从那时我才知道，打电话竟能如此累人。在上外附中读书时，曾有五年我作为义工社的一员，需要打电话联系各类机构，那时候好像也没费这么多口舌。再后来，疫情在欧洲和北美爆发开来，我急忙将英语版的新冠指南发到同学群中，把意大利语版的发给了一位很亲近的意大利籍教授。在二月初的时候，他得知我在中国，十分担心，而那时我们都不曾想到事态会这样发展。哎，又是为什么，我真的只做了这么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总而言之，这次的新冠全球大流行，对于我，一名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它仿佛是让我真正了解这一领域的标杆，也是鞭策我前行的动力。我很欣慰地看到，有更多的人关注到公共卫生这一领域——从设立之初，这就是一个和全民相关的领域，旨在于防患于未然，将全民健康视为己任。我衷心希望，大家会继续关注下去。

从公共卫生学生的视角聊一聊

巴黎隔离二三事



徐淳扬

上外附小2007、上外附中2014届双语班校友。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就读本科、硕士，任中国学生会主席。现于世界银行巴黎办公室长期实习。

巴黎出了一个多月的太阳，和法国的隔离期一样长。像说好了了一样，天这么一日日地蓝着，吸引爱好天气的法国人借着去超市的由头小心翼翼地出门放风。我是14届的附中学生，毕业后就来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就读本科和硕士。在留法学习生活的五六年中，从未亲眼见过这样冷清的巴黎：除了每天救护车的鸣笛声，警察时不时骑马巡逻的马蹄声，还有每晚八点约定的五分钟鼓掌声。

作为普通留学生，在家隔离的日子并不难熬。一些同学在学校宣布无限期网课的时候选择回了国。之于我，今年恰逢毕业实习以及论文答辩的学期，稍稍权衡，还是决定在巴黎安心守着。作为附中学子，漂泊海外的日子也总有好友在旁。几位同届的朋友都在巴黎，不说守望相助，但也是特殊时期最好的陪伴。作为中国人，祖国的雪中送炭更是令人心安。在使馆人员周末无休的亲自派送和志愿学生不求回报的踊跃相助下，上万份健康包在按下静止键的法国顺利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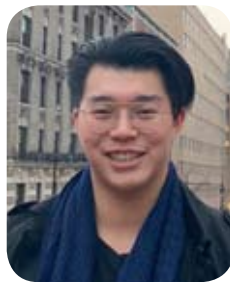
在附中家国天下情怀的熏陶下，我本硕的专业都与国际经济金融紧密相关。听从理想，我选择在世界银行完成毕业实习，也因此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存在。作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

国际金融机构，世行的建立主旨即服务于成员国的经济复苏。在疫情全球扩散的背景下，原本影响范围逐渐缩小的国际组织而今凸显了其存在的意义。一方面，世行向国家及私企大面积拨款，开通快速审批通道，以解决短期现金流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站在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研究疫情过后世界经济长期复苏需求，重点关注发展中与欠发展地区的善后工作。直观地说，我从增加的会议、项目和工作量中感受到了世行在国际危机下的不可或缺。感性地说，这六个月的经历让我离远方的哭声更近了一些，也让我更直观地感受着世界的变化并面对它。

赵丙申老师刚联系我的那天，法国的解禁仍遥遥无期；当我敲下这篇随笔的时候，马克龙总统已经宣布了初步的解封规划。危机过后的世界总是难以预测，而附中给予我们的国际视野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我偶尔会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那个仅仅因为好听就拜托妈妈一定要把第一志愿填成法语的小孩，当时可能只是在憧憬能学会用法语点餐。原来从前随性的决定，也许冥冥中包含着必然。原来附中想要告诉我们的，也许是这个世界的规律。

黄玺铭

上外附中2016届校友，目前本硕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和计量统计专业。



春节前夕，在国内爆发的新冠疫情让附中众多旅居海外的校友都为家乡而担忧。那段时间对每位在外的中国人都是巨大的煎熬。每天除了工作之外，所有时间不是刷着微博关注国内的最新情况，就是联系着援助物资的进展希望能够尽快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不过在国内稍有缓和之际，新一轮在欧洲爆发的疫情令大家都感到更加焦虑。二月中旬是英国绝大多数大学的“自主学习周”，大部分同学都借此机会探索世界或回欧洲探亲，因此大学内的流动性非常高，许多中国同学在此之后就开始了无止境的居家隔离。许多学校也密切关注着疫情情况，我也曾作为学生代表于二月底参加我们爱丁堡大学关于新冠疫情的会议，校领导，各国领事都对学校内的疫情展开探讨，并及时制定相关政策，将部分可远程教学的课程改为在线教学的形式。

英政府在意大利“封城”一周后实行的“群体免疫”疗法却刺激了绝大多数在英华人。与此同时，英国也并没有立即停止与意大利及其他欧盟国家的往来。每天大量欧盟国家公民通过各口岸进入英国。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般政策可能会使更多的家人陷入群体感染的困局之中，尤其是在伦敦或曼彻斯特等流动人口较大的

地区。当地居民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社交运动等，所以大量集会再所难免。另一方面，不少留学生居住的学生公寓都需与其他三至五位，甚至八位室友共享厨房，洗手间等区域，存在不小的感受风险。

因此，寻找更合适的居所，抢购贮备大量生活物资，联系国内有生产能力的医疗物资厂商，竞价回国机票等几乎都成为每个在英华人的生活重心，从而也就出现了如大家所见到的各种奇观。我朋友甚至举家驱车近20小时几乎穿越整个英伦半岛搬往苏格兰高地的一处小木屋避难。

目前全球疫情仍未终结，国内疫情也因境外输入有所反复，希望各位校友注意安全的同时能关注周边其他群体。所有在英校友若出现相关物资短缺或需要其他帮助，也可以直接与我取得联系！

疫情下的百态英伦

大疫杂记

王万里

上外附小首届英语班校友，入伍后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转业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

星夜出发1

温馨年夜肃寒摧，
冠毒逼城百姓危。
秀发轻削靖国难，
红星队队逆航飞。2

1.我军海、陆、空三军医疗队，率先开赴武汉战疫。

2.逆行者一词来源于天津大爆炸微博上流传的一张图。讲述消防队员逆行进入火场。武汉封城后，驰援武汉的人亦被誉为时代最美逆行者。

2020.1.25

举国抗疫

“一级响应”镇狂澜，1
四万白衣援鄂酣。
拐点将临齐摒住，
曙光初露有尖端。2

1.1月29日，全国31省份（除港澳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2.2020年2月28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国家新冠肺炎药品医疗器械应急平台时，对疫苗研究专家们说：“你们的最新研究进展让我们感到了希望和信心。现在看来最终战胜疫情的曙光就要出现了，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专家答道。

2020.2.28

武汉不孤

九衢疫烈闭城关，1
江咽湖凝命倒悬。
精锐八方齐出手，
中华脊骨看三山。2

1.1月23日，根据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建议，武汉封城。

2.武汉民谣云：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山山镇妖去邪。

2020.2.5

方舱医院

芸生被舞赞新疆，1
夜读清流释恐慌。2
医患和谐复又现，
王辰善策治器瘴。3

1.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新疆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护士，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领着患者跳起了新疆舞，帮助大家建立乐观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心。

2.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一付姓男子，戴着口罩，卧在病床上安静地读书，他淡定和顽强的表现被众人誉为清流哥。

3.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提议，武汉月余时间里建方舱医院16所，计13000余床位。

2020.3.3.

冲锋在前

瘟野疫狂举世惊，
争分夺秒救黎民。1
中华才女书斋大，
袒臂仁心写论文。2

1.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陈薇院士领衔的团队，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2.陈薇院士将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注入自己体内。与她一起注射的还有专家组的7名共产党员。

2020.3.8.

用生命守护生命

晨袭新冠暮拆家，1
众手托孤都是妈。
日夜爱汁丰粒粒，2
坚城天使美于花。

1.2月3日，男婴小石榴出生时，父母均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一家人分别隔离在三家医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新生儿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担负起小石榴的治疗和哺育。

3月12日，一家三口都康复出院，得以团聚。

2.小石榴出生时3.47公斤，出院时已长到4.38公斤。

2020.3.14.

“重症八仙” 1

飞来不为赏春曦，
云聚江城甲裹衣。
入化出神扶助手，
百年大疫出良医。

1.各地支援武汉七家医院中的重症专家，是重症领域的顶级配置，被业界誉为“重症八仙”，他们是：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杜斌、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ICU主任姜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ICU主任康焰、中山大学附一院ICU主任管向东、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邱海波、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赵蓓蕾、苏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郑瑞强。

2020.3.16

胜利回家 1

勇士披坚忘死生，
回春妙手创“三无”。2
一江共饮同风雨，
摘取樱花缀汗青。3

1.3月18日，上海华山医院、东方医院部分支援武汉医护人员乘飞机回到上海。

2.首批返沪医务人员分别负责武汉洪山体育馆和武汉客厅两家方舱医院内的一个区域的轻症患者救治任务，实现了患者零召回，病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3.临别时，武汉江岸区给每位上海医护人员的纪念物上，都嵌入一朵手摘的樱花，以表寸心。

2020.3.18.

惦念远方的亲人

明月一轮遮半云，
重洋远隔总连心。
此伏彼起疫声沸，
亟待消息却怕铃。

2020.3.22.

雨夜快递

铃响梯开又是他，
披湿货爽笑哈哈。
“收车早点歇歇脚？”
“还有八单待送达！”

2020.3.23

踱弯复旦园 1

香樟绿柳凛春寒，²
寂寞梨花坪草鲜。
学子当识云本意，
几多风雨几多蓝。

1.往日生气勃勃的复旦大学新江湾校园变得静悄悄。不由生出些许感慨。

2.近日，气温骤降10度。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面临境外输入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二次冲击。

2020.3.31.

春回武汉 1

黄鹤归来绽紫樱，²
炊烟袅去柳杉新。
云开水淼无穷碧，
莫负甲中“天使痕”。³

1.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历经76天封城后，解封了。

2.黄鹤，指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

3.群众称抗疫医务人员脸上护目镜、口罩的压痕，为“天使痕”。

2020.4.8.

庚子国祭 1

群山肃穆悼英灵，
大海悲哀洗泪痕。
华夏复兴多险阻，
长笛短哨要听清。

1.2020年4月4日，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10时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华门前与全国人民一起默哀三分钟，深切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2020.4.4.

落日余辉¹

床推病老享夕阳，
前路坦平铠影长。
两地忘年情隽永，
爱心仁术最疗伤。

1.上海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27岁的刘凯医生，在护送87岁的老先生去做CT的途中，欣赏了久违的落日。夕阳下，坦坦小路，两个背影，好暖！4月9日，老人痊愈出院。

2020.4.9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主题书画展作品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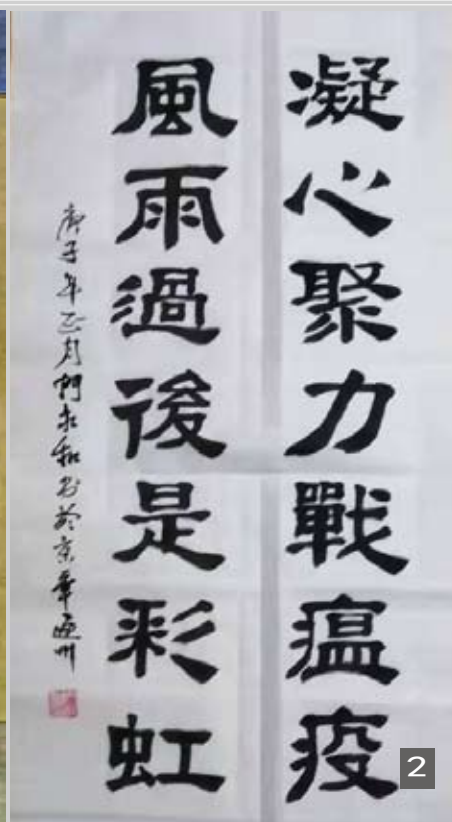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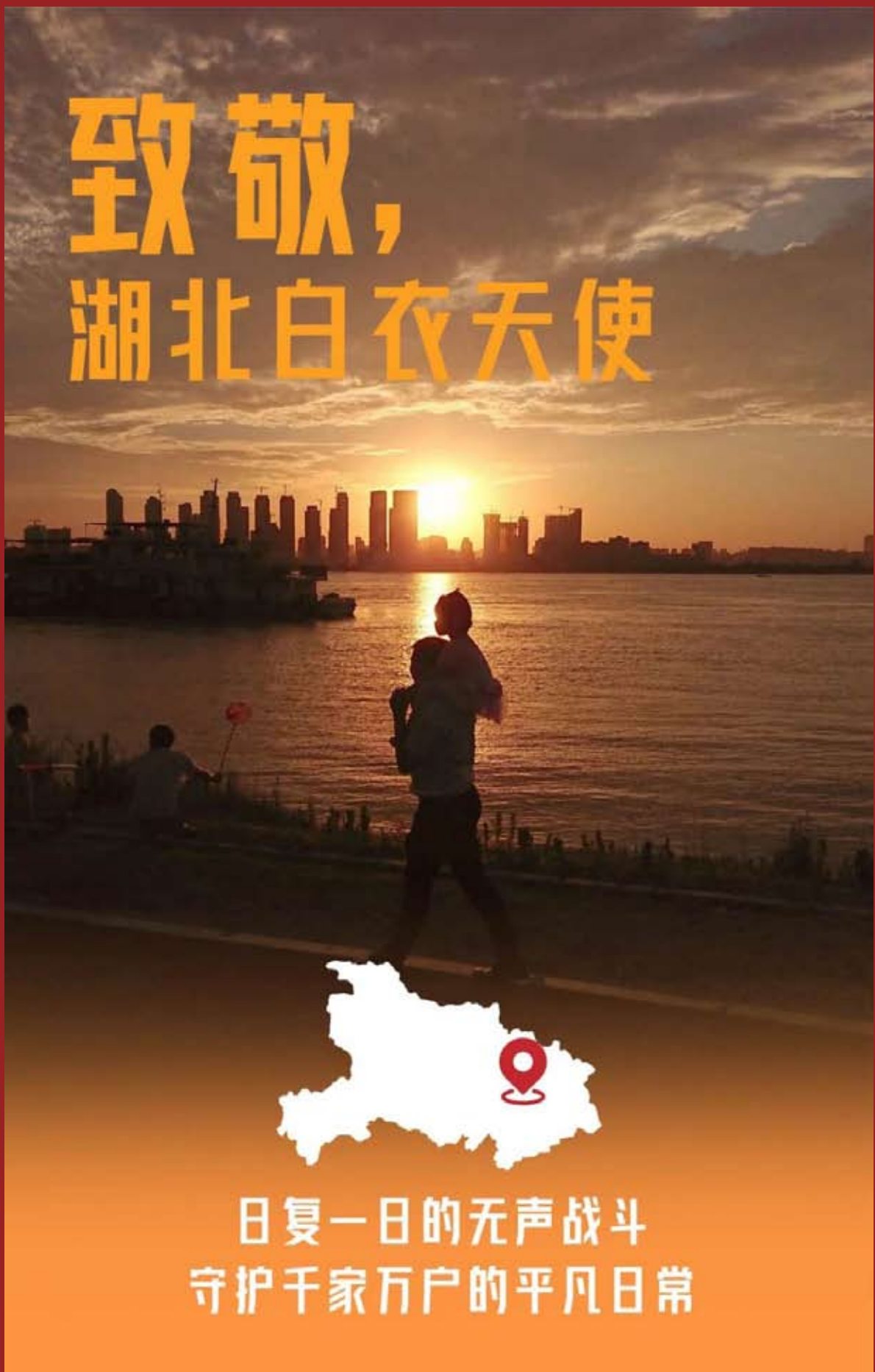
图1 《生命之托》 作者：杨德新

图2 《凝心聚力》 作者：门永和(79岁)

图3 《与死神赛跑》 作者：陈曙文

(以上作品摘自网络)

致敬， 湖北白衣天使



日复一日的无声战斗
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凡日常

封面：谢谢你，为武汉拼过命
封底：致敬，湖北白衣天使